

文学与影视：“超文化”时代的双向滋养

□赵勇

文学和影视在被编入这个时代“超文化”大网时应保持主体间的“共在”关系。这种“共在”不是淹没在超文化大网中的面目模糊，而应该是强调文学与影视二者之间“他者性”的“双向奔赴”，双方在此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双向滋养

一、话题争议中的改编热潮

每当有文学改编的热门影视作品出现，都伴随着一波文学与影视关系的讨论和争议，如古典四大名著的每一次影视改编都会有对于“弘扬经典”还是“毁经典”的争论和质疑。2014年《红高粱》电视剧的“大女主”改编模式被批评是为了迎合作为收视主体的女性观众。2015年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因为“过度尊重原著”招致受众“吐槽”，认为剧中多处将小说原文以旁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手法，是编创者能力不足的表现。2017年的电视剧《白鹿原》被批评将小说原著的荒诞精神内核改成了温情现实主义的做法降低了原著的艺术性。尽管文学的影视改编质量参差不齐，对于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评价也难以一致，但无论如何，文学改编影视的热潮持续不断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年来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有增无减，如电视剧《装台》(2020)、《人世间》(2022)、《繁花》(2023)、《隐秘的角落》(2020)、《三体》(2023)、电影《封神》(2023)、《流浪地球2》(2023)、《涉过愤怒的海》(2023)、《河边的错误》(2023)，以及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2019)、《庆余年》(2019和2024)、《隐秘的角落》(2020)、《风起洛阳》(2021)、《风起陇西》(2022)、《梦华录》(2022)等这些作品在收获较高口碑和收视票房成绩的同时也不断引发文学改编影视问题的思考。

2023年末电视剧《繁花》火爆，这部改编自金宇澄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在收视层面大获成功。成功的根本原因是金宇澄的小说质量过硬?是王家卫导演的光环耀眼?还是一众演员的表演精彩?可能都有，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其满足了短视频时代大众的观看习惯和情绪价值，文学作品在此似乎仅仅是影视创作的一个进入契机而已。但2022年的电视剧作品《人世间》的成功恰恰在于其承继了梁晓声同名原著扎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在电视剧中将其进行了更加“温情化”的处理，文学的价值在此剧中得以彰显而且面相清晰。而近日热播的《我的阿勒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部由散文改编的电视剧。散文这种文体由于其故事性较弱，一般认为并不适合于影视改编。然而，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却打破了这一传统惯例，为当下文学与影视的创作与传播引入了新的艺术路径和精神向度。在电影方面，2022年电影《封神》的成功除了其影片制作质量优良之外，编创者对《封神演义》这部古典通俗小说进行的文学细化与升级更是功不可没。2022年的电影《流浪地球2》改编自同名科幻小说，这部电影在商业上的成功本质上是中国电影工业美学的进步，其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性在电影中并没有很显著的体现。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在这些改编实践中“剪不断理还乱”，显得扑朔迷离。相比之下，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争议要多得多，与传统严肃文学的改编不同，网络文学的改编比传统严肃文学的改编更早地实现了“产业成熟”。文学与影视在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中形成了“美学共同体”的构构关系，这种关系始于产业利益，在当下的“超文化”时代毫无疑问地成了影视改编的主流。无论是古装权谋类的《琅琊榜》《庆余年》《长安十二时辰》，还是“暗照现实主义”的《隐秘的角落》《白夜追凶》《无证之罪》等的成功都说明了在当下时代，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在网络文学改编中已经进入了难分彼此的“双人舞”阶段，文学提供的是扎实精彩的故事，影视需要做好的则是对故事的精准呈现和影像上的优良制作，文学和影视两者分工清晰但又彼此依存。

二、改编的认识转变与语境革新

在早期影视的艺术本体地位尚未成熟之时，影视利用文学的先发优势获取“母本”资源似乎容易理解，但是在我国的影视发展到今天，从艺术本体到产业市场化都相对成熟的情况下，影视仍然如此青睐于对文学的改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种积极的观点认为文学的影视化乃至短视频化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文学创作者就应该顺应这种

历史潮流，按照影视化的思路进行创作，从而拓展文学的边界，让文学跟上时代的步伐。另一种保守的观点则认为文学和影视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应该各自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不应该为了彼此适应而相互让步。在这两种观点之下，产生了对文学影视改编截然不同的两种评判标准。一种标准是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应该以原著的形式和内容为基础遵循，不得轻易改造，而另一种则认为文学原著只是影视作品的一个创作资源，可以随意利用和改造。以上两类观点和评判标准如果站在文学或是影视某一个学科专业的角度，或者某种文化立场上看的话，其实都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如果在更宽阔的视野来看，似乎又都有种“单向度”式的武断，都不能完美地解释文学改编影视实践中的诸多现象，比如当一部很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一部很糟糕的影视作品时，我们可能会认为是改编者没有把握好原著的精神，那么当一部二流甚至三流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时，这种解释就会失效。再比如一部亦步亦趋地“转译”文学原著的影视作品很可能口碑并不高，而一部将名著改编得“面目全非”的作品也有可能被历史证明是佳作甚至经典。因此，没必要纠结于文学与影视孰高孰低，也不必执着于改编作品对原著的“忠实度”，而是有必要寻找一种更加合理有效的认识角度，这种认识应该基于文学和影视的共同发展进步，以及在主流价值、艺术价值和大众需要之间的一个“最大公约数”。

首先可以确认的是，文学尤其是那些经典文学作品，它们被影视化之后毫无疑问扩大了影响力，这对于文学经典的传播肯定有巨大的意义。其次，好的影视改编也有助于受众更好地理解文学经典，哪怕其中免不了存在一些由于改编者的水平局限和审美偏好所导致的“误读”，但即便有误读也胜过让那些文学经典在书架的深处蒙尘。再次，对于当代的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是其走向大众的“绿色通道”，是这些作品获得大众接受、认可、称赞的有效路径，在此基础上这些文学作品的“经典化”筛选才得以成为可能。比如金庸的小说作为通俗文学在被影视化改编之前其读者已然不少，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主流文学界在很长时期内并不承认其具有真正的文学价值，更多的受众也是通过影视作品才认识了金庸的作品，影视中那些具象化的作品人物形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让受众失去了阅读原著时的多元化想象，但在现实层面获得了更多受众的了解和支持。也正是大众的广泛认可，才让主流文学界不得不开始认真审视金庸小说的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可以说，金庸小说能够被主流文学界接纳以及不断被推崇很大程度上就是蒙影视改编所赐。

在当下快节奏、碎片化的时代，在数字网络媒体构筑和编织得密不透风的“透明社会”里，人们接受信息和娱乐消费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传统的文学阅读方式已然“不容”于这个时代，就连影视作品的观看都变成了“倍速”模式，密集的“爽点”和“刺点”成为人们的接受刚需。也就是说，哪怕是娱乐式的阅读和观看，也在按照“KPI”绩效模式进行，一部“爽点”和“刺点”稀少的作品不大可能获得受众的广泛接受和认可，而传统的“铺平垫稳”“含蓄留白”的美学理念方式也在这个时代“笑渐不闻声渐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电视剧《繁花》的成功原因。小说《繁花》曾获茅盾文学奖，因此其文学性可以说有很大保障，而导演王家卫在电影界成名多年，拥趸无数，光环耀耀、风格鲜明。播出平台方面，央视电视剧频道和腾讯视频又分别代表了主流官方和民间资本的双重加持，因此《繁花》的改编可谓“多强”联手，势不可挡。然而，笔者认为，电视剧《繁花》的一贯看似必然，实则是一个“意外”。王家卫在剧中坚持了他一贯的“王家卫式”语言和画面风格，虽然这种风格在电影中并不突兀，但在电视剧中，尤其是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中，这样的风格会让习惯了我国传统电视剧风格的观众感到不适，画面昏暗、语言去日常化的“拿捏拿捏”、故事线索凌乱、情绪过度，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会让人在观看几集后选择“弃剧”。优秀的文学原著、大牌导演、重量级平台的加持是一部影视作品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当年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的

口碑失利早已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电视剧《繁花》却意外地火了，金宇澄的小说《繁花》也因此再度成为热门作品。这部电视剧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无意间契合了当下时代的短视频式碎片化节奏：突然的情绪推送、连续的金句片段，以及一幅幅让人忍不住凝视的唯美画面。当这些人们刷短视频时的“减速带”集中在一起时，《繁花》的“流量”价值便立时凸显，火爆则自在情理之中。《繁花》的火爆给文学的影视改编带来的启示是什么?那就是，不论文学还是影视，能否将自己融入时代的表达方式，正是一部作品成功的关键密钥。抓住了时代的表达方式，也就踩准了时代情绪共振的频率。

三、边界、“他者性”与双向共生

文学的影视改编话题中有一个经久不衰的“元问题”，就是文学的影视改编究竟是拓展了文学的边界，还是消解了文学的边界?这一问题的逻辑起点在于：文学是有边界的。文学的边界虽然会发生变化，但在传统的文学理论家看来，这种变化应该像国界线一样，虽然在历史上会有漫长而持续的演变，但是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还是应该保持一种稳定和清晰的状态。这一问题的积极向度在于“生产力”，文学的影视化改编能够让文学走出固有的文字符号王国，以更丰富、更立体、更多姿多彩的形象面向受众、面向时代，进一步“解放”文学的生产力，从而加强文学和时代、和生活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消极向度在于“生产关系”，不断的、过度的影视化改编让文学和影视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革命，文学被迫进行“美学让渡”，似乎从原初的“母体”性质变成了纯粹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从而丧失了其美学尊严，文学的边界逐渐被消解，文学变成了影视的“殖民地”。但是在实践层面，在当下的语境下，其实并不存在创作实践层面的纠结，甚至可以说，当下的文学影视化改编走在理论的前面。对于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在实践层面并不存在“能不能”改编的理论问题，只存在“该不该”改编以及怎样改编的技术性问题，也就是说，文学的改编从一个艺术讨论范畴进入到一个文化学以及产业经济学范畴。

实践层面的这种“百无禁忌”的文学影视化改编，自然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文学与影视作品似乎不断“同质化”，且不谈那些网络文学IP的产业化创作，传统严肃文学领域的影视化创作倾向其实也早已有了，为影视改编而创作成了很多作家的选择。那么，文学是否会在这种潮流中“迷失”自我，文学是否会从传统的“光晕”时代走向“机械复制”时代?其实，当下文学的这种发展趋势或者说倾向正好代表了当今文化整体的趋势和特点，今天的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结构性捆绑”的趋势，单一的“有机同质体”早已不复存在，边界、限制、衔接连续被去除了形成了一种“超文化”，这种“超文化”不是由清晰的边界划定范围，而是由“链接”和“联网”组成。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影视化改编热潮只是这种“超文化”的特征之一，文学和影视都只是超文化这张“弥天大网”上的两个链接和节点。

对于具体的文学和影视两类艺术形式而言，它们在当下时代的发展与进步，重点不是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进行的“主体构造”和“客体征服”的博弈，而是两个主体间的共在，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交往和对话。当下时代所有的文化内容都可以说被纳入了“超文化”的范畴之中，所以问题不在于文学如何对待影视甚至短视频的影响，也不在于影视如何对待文学的问题，而是它们在被编入这个时代“超文化”大网的一个链接和节点之时如何保持主体间的“共在”的问题。这种“共在”不是淹没在超文化大网中的面目模糊，而应该是强调文学与影视二者之间“他者性”的“双向奔赴”。这里的“他者性”既不是指艺术生产上的各自划地为营，也不是美学理念上相互排斥，而是一种“双曲线”式的“共生”，彼此相关、相互依存，但又各自独立、各领风骚。因此，重要的并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后和文学原著有没有关系，而是双方有没有在此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双向滋养。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主任)

在这个艺术融合的时代，我们在文学、影视创作上，要守正创新，积极互动，相互赋能，驱动“破圈”。

文学用语言塑造艺术形象。文学区别于影视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它是用语言材料来完成对艺术形象的创造。因此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语言把我们的一切印象、感情和思想固定下来，它是文学的基本材料。文学就是用语言来表达的造型艺术。”人们常常把经典作家称为语言大师，把优秀的文学作品称为艺术的珍品。文学的长处在于可以通过准确、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和生活气息的语言，传达作家的思想和感情，写出人物的心理动态、面部表情、动作姿态。文学作品还能给读者留白，予读者以自由想象的空间，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文学也有它的局限，比如对形象的呈现比较平面，需要靠读者基于经验之上的想象来完成。影视恰与文学相反，作为一种视听艺术，电影、电视都是通过画面和音响直接诉诸人们的视觉和听觉，是用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的融合形式经由银幕和荧屏进行叙事、抒情、表意，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和审美的愉悦。影视是时间和空间的艺术，具有逼真性和运动性，是集声、光、电、美、音、服、化、道等多元辅助因素进行的综合艺术。影视也需要语言表现，但不似文学那样丰富繁茂，往往是以简短对话或旁白来辅助影视艺术形象塑造。一般而言，文学更丰富、更深刻、更深远，影视则相对简要、感性、直观。二者各有利弊长短。如果文学与影视能够彼此互补互促、取长补短，或能提升到质量的一条可行之道。

好的文学、影视作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观照，相得益彰，从而获得“1+1>2”的良好效果。文学在表达人的精神世界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是一切艺术中具有最大容量和智慧的艺术，也是影视艺术最需要借助的文化资源。文学能为影视提供的，不仅是一个故事内核，更重要的是独特的艺术视角和对历史的理解方式。而影视艺术逼真、生动的画面感，由于时空限制所形成的紧迫感、精炼性等等，也给文学创作输送了非常有效的表现手段和创作启迪。置身全球化浪潮冲击、跨文化传播日益频繁的语境中，影视作为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世界文化分享交流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换言之，越来越多的受众更愿意通过影像这个媒介捕捉大千世界的纷繁信息、了解时代发展现状趋势。文学作品经由影视改编，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快捷、更为宽广的传播渠道，也在无形中提高了文学的知名度，擦亮了文学品牌。譬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装台》《人世间》等文学被改编为影视剧，不光推动了影视事业的繁荣发展，同时也为文学提升影响力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检视文学、影视创作，二者“联姻”互补已成显学。其中，文学名著改编影视剧的居多，也有影视改成小说的现象。至于网络文学与影视合作，更是实现了裨益彼此、相互成全的美好愿景。网络小说改编电影、电视剧等，在斩获可观收视票房的同时，也让网络文学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众多影视界人士流露出对“网络小说改编电影”的浓厚兴趣。网络文学借影视改编的强劲东风，成功为自己开疆拓土，实现了可喜共赢。

优秀的文学、影视作品，一般都具有三个要素，一是精湛的思想性。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华美学精神的弘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达，对真、善、美的坚守，具有强烈鲜明的人民性，其内容往往关乎民众利益、百姓情感诉求。二是精湛的艺术性。文学与影视有着各自的艺术特点和特长，诸如各种形式技巧，诸多艺术门类，而对语言艺术的熟练掌握与精彩表现，是对文学与影视的共同要求。三是精彩的审美性。优秀的文学、影视作品，都“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在语言技巧、表演技巧上营造出令受众“共情”和“共鸣”的互动效果。创作者以自己的智慧，用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艺术语言，创造生动活泼、直抵人心的审美艺术境界。

总之，文学与影视互动互补、彼此赋能，是实现二者打破瓶颈、成功“破圈”的有益尝试。要臻达此愿景，作家、艺术家需要开阔视野，拓展思路，抓住机遇，勇于创新。文学在充分发挥自身长处的时候，借鉴、汲取影视艺术逼真、感性、直观优点，使自身变得更为富有表现力，又能在做好自己的基础上，从文学那里借鉴和汲取其丰富、深刻、广阔等特长，弥补自身的不足。基于此，新时代文学、影视出现不一样的新气象则指日可待。

(作者系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

文学和影视如何更好地相互借鉴

□周思明

专家学者研讨 邹元辉工业文学作品

本报讯(记者 王冕) 5月16日，“工业的家国记忆与工业文学的时代情怀——邹元辉作品研讨暨长篇小说《远航》新书发布”活动在京举行。梁鸿鹰、何向阳、杨俊杰、陈涛、刘大先、丛治辰等专家学者与会，围绕中国石化作协副秘书长、作家邹元辉的工业文学作品，以及工业文学如何承载家国记忆、工业文学的专业意识与出圈尝试、文学赋能工匠精神培育等话题展开研讨。

与会者认为，邹元辉的工业题材作品近年来反响良好，形成了一个新时代“工人写工业”的文学样板。他心系国家、心念工人，始终注重从中国工业史特别是红色工业的征程中汲取丰沛养分。从聚焦当代中国石油化工领域创业史、改革史的长篇小说《历程》《涅槃》，到如今酝酿的《启航》《远航》等“中国石化工业史诗”系列作品，都是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工业文学佳作。《远航》是邹元辉“中国石化工业史诗”系列的第二部作品，延续了首部《启航》的写作方式，讲述了李阿牛等工业战线小人物的工作生活经历，着重展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立国奋斗历程的筚路蓝缕，从而回望中国工业穷地起、起高楼、百年发展的史。邹元辉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业文学作品，使亲历者“重返”工业历史现场，透过普通工人的记忆，摹画中国工业成长脚步，为后来者记下几分火红年代的热烈与纯真。

此次活动由浙江省作协、中国石化作协指导，中国工人出版社、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宁波市镇海区委宣传部共同主办。

《塞北的雪》致敬农垦精神

本报讯(记者 王冕) 5月15日，由河北省委宣传部、张家口市委宣传部指导，河北盛达琳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的院线电影《塞北的雪》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此次活动以“致敬农垦精神，书写时代篇章”为主题，有关方面领导、专家学者及电影出品方和主创团队代表与会，围绕该片及文艺创作如何讲好新时代故事等话题展开交流探讨。

《塞北的雪》是一部反映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变荒漠为绿洲历程的电影。作品以塞北管理区发展建设为主要背景，以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为脉络，以塞北几代农垦人的孜孜追求和情感生活为主线，讴歌了他们为了祖国建设和家乡发展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影片生动诠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后奥运经济和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电影《塞北的雪》由张家口口市塞北管理区等单位联合摄制，胡庆成任出品人，上丁任制片人，编、导、演，马延任制片人，冯子华执导，吴京安、闫学晶、刘佩琦、刘名洋、刘筠燃等主演。主创团队表示，希望通过该片讲好塞北故事，传承好农垦文化，让奋斗精神和环保意识薪火相传。

第三届教师文学笔会举办

本报讯 日前，《中国校园文学》第三届教师文学笔会在浙江苍南举行。彭学明、张亚丽、徐峰、金锐、聂权、王黎然、孙良好等作家、评论家，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作家代表、文学爱好者50余人参加。

《中国校园文学》作为中国作协主管的一本面向校园的文学刊物，创办30多年来一直以传递价值、陪伴成长、成就梦想为己任，打造了涵盖大中小学在校师生的文学出版格局，形成了文学人才梯队培养的完整链条。第三届教师文学笔会共收到稿件1164篇，经初审、复审，最终确定30人入围本届笔会。

开幕式上，主办方向中国校园文学签约作家颁发证书，同时授予灵溪镇观美社区双岭村“岚野文集”《中国校园文学》创作基地、温州大学创意写作基地称号。笔会期间，还举办了座谈会、讲座、分享会、朗诵会等文学活动。

家书文化推广季启动

本报讯 中国的家书文化源远流长，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血缘文化，维系着人间亲情，记录了时代变迁。5月13日，“尺牍情深云梦长”家书文化创享大会暨一封家书文化推广季活动在湖北云梦启动。在启动仪式上，

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分享了不同年代的感人家书。

据悉，中国家书文化推广季系列活动将持续到9月15日，其间将举办家书征文大赛、短视频评选、家书古文翻译创作大赛、家书展研等活动。

陈子庄故居陈列馆开馆

本报讯 为纪念国画大师陈子庄，传承其艺术精神，5月16日，陈子庄故居陈列馆开馆活动在重庆市永川区永荣镇举行。

国画大师陈子庄不仅工于诗、书、法、篆刻，更以其独特的山水、花鸟画风开创一代新风。他的艺术之路从永荣镇起步，其书画精神和文人风骨也深深植根于这片热土。为了缅怀陈子庄，永荣镇于2022年启动了陈子庄故居陈列馆的修建工程。经过两年的精心筹备和建设，陈列馆正式落成并迎来首次布展。该馆位于陈子庄少年时期的旧居，分为生平事迹展区、文化艺术展区、追忆影响展区和交流互动区四大板块，集中展示了陈子庄及其子、弟子的艺术作品。未来，该馆还将展出陈子庄的照片、信札等文献资料，以及川渝两地书画家的优秀作品。

作为陈子庄的后人，陈寿梅向永川区委、区政府对陈子庄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表示感谢。主办方表示，希望以此次开馆为契机，进一步传承好、弘扬好陈子庄的艺术造诣和精神品格，梳理和总结陈子庄留下的精神遗产，加强艺术人才培养和文艺精品创作，推出更多具有重庆特色的文艺佳作。